

## 重逢

□沈漫漫

高中同学打听到我的消息,七拐八弯找到我,说是庆祝我们高中毕业三十周年,希望我参加。这让我的思绪回到高中时代。

高一下学期,我们班转来一位男生,帅气,还是学霸。在一个乡村中学,他在同学们眼中犹如白马王子般耀眼。不知不觉,我被他吸引住了。他坐我后桌,我经常扭转身跟他说话;他有时也轻敲课桌,示意我回头,表示有事相商,嘻嘻哈哈,是同学,也像朋友。

一个下雨天,课间,同学们玩跳毽子,他一个跳跃,鸡毛毽子悠悠飘向别处,他一个箭步准备接跳那毽子,“咔嚓”一声,重重地踩在一把倒地的小洋伞上,伞坏了,成了两段。

那把小洋伞正是我的。

那个时代,农家一般都用黄色的油布伞,庞大、粗糙、笨重。这把小洋伞,是因为我的作文在县里得了奖,父亲奖励我的。伞很贵,是那时的稀罕物、时尚品。大风大雨我从来舍不得撑,这天细雨蒙蒙,我动起了爱美之心,撑起了小洋伞。

他拾起伞,一脸歉意交给我。我怔怔地接过伞,差点掉下眼泪,嘴里却说:“没……没事。”

第二天上学,他给我五块钱,说是赔我伞钱。小洋伞虽是我心爱之物,但比不上同学情谊,即使是别的同学我也不好意思要他们的钱,何况是他。我把钱还给他,他推给我。推来推去,他索性抓住我的手,把钱塞进我的手心。他没有把手立即放开,而是抬眼看我。

也许,老师和同学察觉了我和他之间已超出了同学之情。一天,老师把我们调离了,我在第一排第二桌,他在第四排最后桌。可谓天涯与海角。

我还知道我跟他是不当、户不对的。他的父亲是乡政府干部,在当时来说,他是高干子弟。而我是世代农民的女儿。我渐渐消除了对他的所有幻想。

如今,我们都已中年。同学会我不想参加,有些事不想去回忆,有些人还是不见为好。但是,经不起好同学相劝,我还是如期赴约。

突然,他笑容温和,款款向我走来。我一眼认出了他,竟脱口而出:“你怎么才来啊?”话一出口,立马自责欠素养、不稳重。他说:“家里有点事耽搁了。”

时隔这么多年,我仍感觉彼此熟稔、自然、随和,好像高中刚刚毕业,我们是来参加毕业典礼,而不是三十年后的庆祝。

我和他看着同学们见面时的样子,没有话语,只是分享着大家的快乐。

后来,他扭头看我,我迎着他的目光,两人相视而笑。

“你过得不错吧。”我打破沉默,问他。

“还可以吧。”他说。

“有个女儿?还是儿子?”

“一个女儿,在上大学。”

“听说你一直在深圳发展?”

“是的……”沉默了一会,他又说:“毕业后,大学没考上,也等不到你的回信,就跟舅舅去了深圳……”

“慢……慢点说。”我打断了他的话,心“突突”乱跳,紧张地看着他:“你……你说什么,信?哪来的信?我要回你什么信?”

他非常惊讶,睁大眼睛看着我,转而掏出香烟。烟雾从他嘴里出来,模糊了他的脸,他好像在朝我苦笑。

我也笑,我知道那笑比哭还难看。

聚会结束,我们又各自奔向四面八方。但有时我会突然想,如果收到了那封信……



## 有人替我去爱你,真好

□舒曼

一

“楚楚,这十万元我暂时也用不着,你的店急需周转资金,你先拿着!”

“子建,谢谢,我会想办法的;你的心意我心领了,但这钱,真的不能收!”楚楚说的是真心话。子建是个好男人,也是个好兄长,平时隔三岔五没少帮她各种忙;可是,子建的老婆颜恬却不是个省油的灯,把子建平时看得死死的,不说,还一直猜疑他和她有啥见不得光的嫌疑,若是拿了子建给的这笔钱,一旦被颜恬知道……更何况,苏楚楚作为丧偶之人,原本呢就是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,何必再弄出风言风语呢?

“楚楚,你拿着!我知道,你是担心颜恬!我早就和她没感情了,她要是再把我逼急了,我就和她离婚!”子建也急了,撂下重话。“啊?不不不!子建……”楚楚这下更慌了。

二

楚楚家和子建家曾经在一条弄堂里同住,打小楚楚和子建就是亲密无间的玩伴。当时两家关系也好,但凡一家有些好吃的,肯定要端一碗送到另一家去。后来,子建家搬走了,慢慢就断了联系。直到20多年后再偶遇,她已成丧偶之人,而子建的婚姻也正濒临崩溃。

因为疫情防控需要,楚楚的瑜伽馆生意受到影响。“几百个平方米的场地,租金每月过万;十几名员工的工资,是一分不能少的,因为工资一旦发不出人心就散了;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开支也不是个小数目……哎,实在撑不下去,也只能关门停业了。”自从子建与楚楚在这座城市再度相遇后,他就一直关心着她的境况,遇事主动帮忙;楚楚呢,也像小时候一样,遇到问题就习惯性地向子建诉苦。

三

突然出现在楚楚和子建面前的颜恬,二话不说就对楚楚甩出一个大嘴巴。

“你干什么?疯了吧你?”反应过来后,子建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怒吼,“你凭什么无缘无故打人?你居然还盯梢我?”

“我凭什么打人?哼,我告诉你,就凭你偷拿家里的钱给这个狐狸精!凭你婚内出轨包养小三!凭你无道德、无底线,是个人渣!”颜恬一边说一边挺起胸脯站到子建跟前,“怎么?被我人赃俱获你还护着她?你心疼了?你舍不得了?行啊,那你打我呀,打呀!”

楚楚实在忍不住眼泪:“子建,这十万元你拿回去吧,你的心意我已心领!恬姐,你真的误会了……”

四

“我们离婚吧!我净身出户,什么也不要!”

“老娘就不让你们两个如愿,耗死你!”

子建无奈。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出了家门,在外租房。

当子建再度来到楚楚的瑜伽馆时,却发现已改换门庭,成了一家餐厅。他再打楚楚的手机,话筒里传出的是“对不起,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……”

五

子建还是回了家。原因无他,颜恬生了一场重病。他还是她法律意义上的丈夫,不能见死不救!

“你是患者的丈夫,你爱人患的这病要早日康复呢,首先心情要舒畅,不能长期压抑!所以,你要尽好做丈夫的责任!”女医生的话虽然委婉,但子建听得懂那语气背后的责备。

一年过去了,颜恬在子建的每日精心照料下,身体在不断好转。想吃啥,子建烧煮好马上端来;就连吃个苹果,也必定是削成一片片喂给她。生病期间大小诸事,子建样样伺候得妥妥帖帖……这样的爱护,不仅让颜恬转危为安,心理上也悄悄起了变化。

“我想通了。虽然我爱你,但你如果真心爱楚楚,那么,我放手,成全你们!我身上确实有不少缺点,婚姻的危机我负有很大的责任。子建,如果你遇见楚楚,帮我传个话,祝你们俩幸福!最后,我想说的是,明天你把离婚协议书备好,我来签字!”这一回呢,是颜恬主动含着泪,说出她的心事。

子建没回应,他只是拧了一条热毛巾,拭去颜恬眼角的泪。

六

颜恬为子建生了个大胖小子。

原来,真的在乎一个人,是可以心甘情愿为对方改变的。就譬如说颜恬吧,为人做事柔和宽容了许多。在子建眼中,颜恬做了妈妈后,因为母性的光辉变得更加温柔美丽。

在子建的心里,楚楚那俏丽的身影,有了难以触摸的距离感。

生活呀,真像一位魔术呢。

那一天,子建和颜恬带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逛街。子建蓦然在商场一个柜台边看到了楚楚,但旁边有个身材高大、长相英俊的男子牵着她的手。

子建的心,一时又甜又酸又涩。喉咙突然哽咽,往事如电影蒙太奇闪电般在眼前掠过。

“老婆,我们到那一头去转转吧!”见颜恬未发现异常,子建强抑心中波澜,一手抱起儿子,一手挽住颜恬的胳膊,转身而去。

有人替我去爱你,真好!祝你幸福!